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傷寒論條辨卷一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程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常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傷寒論條辨

醫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傷寒論條辨八卷附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瘕書一卷明方有執撰有執字中行歙縣人是書刻於萬曆壬辰前有己丑自序一篇又有辛卯後序一篇又有癸巳所引一篇則刻成時所加也大旨以後漢張機

傷寒卒病論初編次於晉王叔和已有所改
移及金成無已作注又多所竄亂醫者或以
為不全之書置而不習或沿習二家之誤彌
失其真乃竭二十餘年之力尋求端緒排比
成編一一推作者之意為之考訂故名曰條
辨其原本傷寒例一篇不知為何人所加者
竟削去之而以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附綴
於末又以醫家誤症為驚風多所天枉乃歷

引素問金匱要畧傷寒卒病論諸說為瘕書一卷併附於末有執歿後其板散佚江西喻嘉言遂採掇有執之說叅以己意作傷寒尚論篇盛行於世而有執之書遂微

國朝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得有執舊本惡嘉言之剽襲舊說而諱所自來乃重為評點刊板併以尚論篇附刊於末以證明其事即此本也起龍序文於嘉言毒詈醜詆頗乖雅道

其所評論亦皆贊美之詞於病症方藥無所發明今並削而不載所附刻之尚論篇原本具存已別著錄其異同得失可以互勘不待此本之複載今亦削之而附見其原目於此焉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傷寒論條辨前序

醫之為道肇始於本草經闡明於素難至傷寒論而大備焉本草經者神農氏之書也素難者軒岐越人之書也傷寒論仲景氏之遺書也然本草之作於神農氏世傳其說而不經見嘉祐本草序謂神農嘗百草而醫方興上世未有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名醫仲景華佗諸賢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草由是始見於經誠如是仲景既已首事其間而乃有是論之作

則其先後素難而股肱之其功豈不遠賢於神皇軒岐
與越人而獨盛哉於是醫門尊之以為聖猶儒門之聖
孔子而宗師焉然則斯道之大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
學者顧不大有賴於斯文邪夫道不出自聖人不足以
言大何謂大道道莫大於堯舜孔子之贊堯則曰巍巍
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子貢之贊
孔子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然
則聖人道之所以大無有不出自天者噫本草之作於

神農氏繼天而立極者也素難之作於軒岐越人啓天
人之秘也是論也本之風暑濕寒發之於三陽三陰風
暑寒濕者天之四氣也三陽三陰者人之所得乎天周
於身之六經也四氣有時或不齊六經因之而為病是
故病統乎經中傷合併脈證傳變標本虛實表裏寒熱
汗吐下溫正反逆從條之以法而法三百九十七繫之
以方而方一百一十三者天人事物錯綜之自然而然
者也其以風為首論者即素問曰風為百病之長之意

也其推而至於壞病不以病名名病而以壞名者壞則不能盡其變而舉以名之故槩之以壞曰壞者即素問曰萬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意也自其析而言之誠萬殊也然既壞矣而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其所以妙於一本者豈小道者所得同日而語哉讀之者皆知其為傷寒論也而不知其乃有所為於傷寒而立論所論不啻傷寒而已也本草素難之顯仁藏用者表表然無餘蘊矣所以法而世為天下

則方而世為萬病祖乃至預有集斯道之大成而擅百
世宗師之同歸者道不同而同出於天天者理也理在
人心無古今方隅之異也何則乃有不同是心不宗師
斯而鈐槌活人類證焉鈐槌活人類證者出而斯道日
茅塞矣繼素難之往轍難乎其有人焉非天下之病是
病者有所不幸而然邪何斯道之至於斯也嗟乎七篇
不作楊墨之橫流不息也濂洛關閩之傳注不出堯舜
孔子之道家殊而戶異也是故義利之辯圖像性命之

問難其所以為不得已者易地則皆然也余何人斯而
條辨哉蓋將以為後之有志仲景之堂室者級階梯之
助云爾也時萬厯己丑春三月戊申朔新安方有執書

傷寒論條辨後序

傷寒論者仲景氏辨傷寒而論之之謂也傷寒何為而辨論也亂傷寒者中風併中風寒雜傷寒者溫病風溫霍亂本氣自病與凡瘧濕暍皆與傷寒相涉於疑故一條辨而例論之然後各皆始得分曉而不惑此傷寒論之所以作也然諸病之所以有待於條辨例論而後各皆始得分曉而不惑者以皆統於六經也六經各一經絡藏府惟太陽獨多始病榮衛之兩途諸病論經論

經者經辨而病明也傷寒與中風則於論經之中喫緊
關係嚴辨又在太陽之榮衛蓋風則病衛寒則病榮風
寒俱有則榮衛皆受而俱病太陽一也榮衛二而病則
三焉此太陽所以分當嚴辨而與餘經不同也過太陽
陽明以下辨論乃得各歸於經所以自微而著自少而
多賡徒法而以方法具備者計之籌其條目法則迤邐
已三百九十七方則因仍已一百一十三然而法中乃
有一則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之條二則曰知犯何逆

以法治之之目法言若是豈非以其絲辨縷論積多若是猶不足以盡風寒之所欲論之謂邪噫仲景氏所以作論之心如此可以想見其萬一於言語文字之外矣曾謂非辨非論顧可以清雜亂而正傷寒之名實乎不能也是故傷寒不可以作經而但可以作論者其意不在此歟名雖曰論實則經也說者謂醫家之有此書猶儒家之有語孟蓋以其渾融該博曲盡精微恢恢乎足以股肱素難而為斯道之日星信矣然其舉綱振目經

綸闔闢首尾條貫脈絡分明近則可以言彷彿學庸遠則可以議屬比春秋而法象乎易說者遺之似亦未可以言其全知此書之純粹也嗟惟文字去古未遠辭簡議奧讀而道具道者要皆不過模形範影踪跡湯丸錯擇名利以求鑿枘於盲瞽之餘譬之樂師習○、ㄣ、以治鐘鼓琴瑟節奏雖工求其所謂正六律諧五音通八風而能與天地同和者難言也叔和類集而編次之各為一篇獨於太陽分而為三一以辨標其篇目夫

既以辨標其篇目則論歸重於辨叔和已得之矣既分
太陽為三篇則太陽一經歸重於三辨叔和已明之矣
自今觀之各篇之中不合於辨者厯厯可指也而太陽
三篇尤溷溷然無辨於三也似此編次徒賴叔和之名
存豈復叔和之實在哉必繇後之輕浮有如類證之輩
者不諳論義不會辨意騁以卑陋計圖剽竊務為欺誑
紛更錯亂顛倒變易法則斷股離肢方則哀多益寡將
謂不如此不足以動衆惟徇私己罔解悞人然冠履倒

置望者必駭薰蕕同蕕嗅者必憎或出重輯亦未可知
是以匡郭縱完而體骨終失遂使晚見狐疑卒致非全
書之謬雖專醫之門咸置之而不讀夫以此書為非仲
景氏之全書置而不讀彼業不在醫無足怪也以業既
在醫亦視為非全書而不讀則其為醫也可得謂之全
醫乎何不思之甚也於是斯文湮沒至道慕蕪民膺斯
疾幸耶否耶不敢必也竊為此懼跋履山川冒蒙荆棘
崎嶇南北東抵齊魯西涉川陝委志從正以趣明師期

還叔和之故以通仲景之源風霜二十餘年顏黻鬢雪
神其默迪一旦豁然徵之道途足成小試倦老思休歸
田閉閣考衆本之殊同返離異而訂正一師友之授傳
竊僭負為此集八經寒暑藁脫七牋深慚蛙吹玷荷驥
附雖不足以合叔和之雅調而宣仲景氏之遺音至於
溯流窮源欲伸長○、勺乙而擬望六律正五音諧八
風通天地和同底民物於康阜以上際唐虞之盛之心
所以延頸企踵於任斯道之君子者未嘗有一息之不然

此其所以寧負僭竊而不敢逃也謹書揭簡端以告同志
云萬厯辛卯冬日長至歛靈山方有執書于溪南無逸
所

傷寒論條辨引

傳曰仲景者姓張氏名機仲景其字也南陽人

張松北見曹操

以其川中醫有仲景為誇以建安言之則松亦仲景時人

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

治療尤精經方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為名

醫於當時為上手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

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

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文辭簡古典

雅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為諸方之

祖時人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故後世稱為醫聖夫
扁鵲倉公神醫也神尚矣人以為無以加於仲景而稱
仲景曰聖豈非以仲景之見諸事業載諸簡篇者皆表
章天人股肱素難達之天下通之古今易簡而易知易
能非神奇怪異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所可同年而
語哉是故稱聖焉賈太傅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
必在卜醫之中語不虛矣然醫聖也書曰論何也論也
者仲景自道也蓋謂憤傷寒之不明戚宗族之非命論

病以辨明傷寒非謂論傷寒之一病也其文經也其事
則論其心則以為始事於戚乃不欲忘其初其多則惠
我後人其意則又不欲以經自居易曰謙謙君子此之
謂也吾故曰名雖為論實則經也雖然若曰傷寒經殊
乖矣必曰醫經稱情哉萬歷癸巳陽月之吉九山山人
方有執識

欽定四庫全書

傷寒論條辨卷一

明方有執撰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篇第一

凡六十六條
方二十

太陽一經風寒所始營衛二道各自中傷風則中衛故以衛中風而病者為上篇然風之為風其義不一故其為病最為居多所謂中風者乃風寒暑濕之風也與諸家方書之所謂中風云者義不相

同諸家方書之所謂中風蓋素問曰陽之氣以天
地之疾風名之之風也彼但以其所謂者為中風
云耳其於在此之所謂中風云者則無聞焉二義
辨論精切詳悉分曉惟有此書自此以下知此義
者李明之而已此義不明而欲求以言醫猶緣木
求魚耳其如醫何

此篇舊本第五而次辨脈傷寒
例痙濕暍諸篇之下然世傳諸

篇皆叔和所述今案傷寒例一篇則又疑非叔和
語夫以叔和編經奚恁後經而先己必後之贅附
遂致顛倒錯亂故條
辨之以復其初云

一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強羣養切惡影固切下皆微此太陽者膀胱經也其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顙從顙入絡腦還出別下項連風府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乃六經之首主皮膚而統榮衛所以為受病之始也難經曰浮脈在肉上行也滑氏曰脈在肉上行主表也表即皮膚榮衛麗焉故脈見尺寸俱浮知為病在太陽之診也項頸後也強痛者皮膚榮衛一有感受經絡隨感而應邪正爭擾也惡寒者該風而言也風寒初襲表而鬱於表故不勝復被風寒外迫而畏惡之及其過表而入裏則不復惡仇讎之義也此揭太陽之總病乃三篇之大綱已下凡首稱太陽病者皆指此而言之也

二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

惡與惡寒之惡同中音衆下皆同太陽病上條所揭云云者是也後皆倣此發熱風邪干於肌膚而鬱熱也汗出腠理疎多府開而不固也惡風大意見上此以風邪鬱衛故衛逆而主於惡風緩即下文陽浮而陰弱之謂風性柔和所以然也中當也風謂天之八風也言既有如上條所揭云云之太陽病加之發熱汗出惡風而脈緩者則其病乃是觸犯於風而當之也靈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此之謂也然風之為風其性屬陽其中人也從衛而入衛氣道也風之所以從衛入者衛亦陽從其類也此承上條而又再揭太陽分病之紀一乃此篇之小總篇內凡首稱太陽中風者則又皆指此而言也下條乃釋此條之義以出其治餘則或申此義與凡此條之衆目耳中篇下篇其為證候與此雖不同其為節目在彼則亦然乃太陽之大三辨也而各篇之中

其條目則各自又有辨焉皆風寒之分別也學者誠能潛心涵泳體認的當則風寒之是非瞭然明白矣
尚何獨斷之難能哉

三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
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桂枝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切炙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
枚擘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

一升服已須臾歔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熱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以下制度禁忌皆微此

啻審準切漸心吉切翕曉吉切去上聲滓照几切歔與啜同聚音石差與寢同令平聲臭惡之惡如字

此申上條而詳言之釋其義以出其治太陽中風乃
撮上條所揭攢名以指稱之猶上條撮首條所揭而
以太陽病為首稱同一意也陽浮而陰弱乃言脈狀
以釋緩之義也難經曰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
弱是也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乃承上文而
言以釋發熱汗出之義言惟其脈之陽浮所以證乃
熱自發也惟其脈之陰弱所以證乃汗自出也闕前
陽外為陽衛亦陽也風邪中於衛則衛實實則太過
太過則強然衛本行脈外又得陽邪而助之強於外
則其氣愈外浮脈所以陽浮陽主氣氣鬱則蒸熱陽
之性本熱風善行而數變所以變熱亦快捷不待閉
鬱而即自蒸發故曰陽浮者熱自發也闕後陰內為
陰榮亦陰也榮無故則榮比之衛為不及不及則不
足不足則弱然榮本行脈內又無所助而但自不足
於內則其氣愈內弱脈所以陰弱陰主血汗者血之
液陰弱不能內守陽強不為外固所以致汗亦直易

不待覆蓋而即自出泄故曰陰弱者汗自出也蓋
惡寒浙浙惡風乃雙關之句蓋原太陽本惡寒而明
其所以亦惡風之情狀也蓋言惡寒由於內氣餒
不足以就當其滲逼而惡之甚之意浙浙言惡風由
於外體疎疎猶驚恨雨水卒然浙淝其身而惡之切之
意蓋風動則寒生寒生則膚粟惡則皆惡未有惡寒
而不惡風惡風而不惡寒者所以經皆互文而互言
之不偏此偏彼而立說也翕翕發熱乃形容熱候之
輕微翕火災也團而合也言猶雌之伏卵翕為溫熱
而不蒸蒸大熱也鼻鳴乾嘔乃詳上條之未備鼻鳴
者氣息不利也乾嘔者氣逆不順也蓋陽主氣而上
升氣通息於鼻陽熱壅甚故鼻窒塞而息鳴氣上逆
而乾嘔也然翕翕發熱難曉而鼻鳴乾嘔易見有鼻
鳴乾嘔則翕翕發熱可徵矣方之為言義之所在也
言中風之治宜在是物也主主當也言以是為主當
而損益則存乎人蓋脈證無有不相兼而見者所以

經但活潑潑不欲人拘執之意也桂枝其性味雖辛甘而屬乎陽其能事則在固衛而善走陰也芍藥味酸寒而下氣快收陰而斂液夫衛氣實而腠理開疎矣非桂枝其孰能固之榮血虛而汗液自出矣非芍藥其誰能收之以芍藥臣事桂枝而治中風則榮衛無有不和諧者佐之以甘草而和其中則發熱無有不退除者使之以大棗而益脾使之以生薑而止嘔皆用命之士也微火者取和緩不猛而無沸溢之患也滓澱塗也古人藥大劑釜鑪中煮綿絞漉湯澄瀝取清故曰去滓飲大飲也熱稀粥者桂枝湯却敵之奇兵應赤幟於必勝之陣也助藥力微旨也譬如釋氏之禪機老氏之參關儒家之心法也粳粳和潤而欲汗之貌微似二字最為要緊有影無形之謂也不可禁止之詞也如水流滴言過當也病必不除決言不遵節制則不効驗也小促役催速值事也禁者若物皆病之反也凡此事宜皆責之醫家耳病家安能

料理今人之醫惟務拱然以自崖岸至不獲効則反疑猜而多口於桂枝諸家集方何嘗見毀熱稀粥四字徒以發汗相授受微似視為義文殊不知桂枝神算捷在出奇苟簡之弊牢不可破吁手足胼胝禹稷之所以聖也然則任治君子苟求至於胼胝亦何憚而不然也若曰何如此其屑屑則脫有不中其咎將誰歸與數變之數音速

四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為去聲識與誌同令平聲此原所以用桂枝之奧義因著其反而示禁以見藥有反對勉人當精其義以求的當之意解者救護而釋散之之謂也肌膚肉也蓋風中衛而衛不固發熱汗出而惡風衛行脈外膚肉

之分也桂枝救獲之熱粥釋散之病之所以解也故曰本為解肌浮病在太陽也繁寒也汗不出亦寒也不可與言病不對禁勿妄投也然則桂枝湯之發汗云者與義也識記也記其政事謂之識言當常用心以記其事勿忘勿怠而不可使有一忽之失誤蓋有寒不得用桂枝故致戒警如此其言亦甚深切著明矣而人猶自誤亦獨何哉

五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桂枝辛甘大熱胃家濕熱本甚者復得桂枝之大熱則兩熱相搏於中宮搏則必傷甘又令人中滿壅氣而上溢所以胃不司納反上湧而逆出也然胃屬土土者金之母肺屬金金者土之子母病固傳子胃家濕熱甚則必傳之肺肺受胃之濕熱與邪熱搏鬱而蒸久熱為大肺為金膿血者金逢火化也

六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此承上條所言復舉一端以申之欲人推此以及其餘酒客者酒性濕熱所謂胃家濕熱甚者無踰此也嘔亦吐也得湯則嘔以不喜甘見上然即酒客不喜甘得湯則嘔而推之則凡服桂枝湯而吐者其義皆可以比類而察識矣觸類而通之亦存乎其入焉耳

七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已上四條皆言桂枝之不對以嚴示禁之意水藥不得入口言嘔吐之甚也夫中風服桂枝湯以發汗桂枝湯者甘藥也傷寒服麻黃湯以發汗麻黃湯中亦有桂枝則亦甘藥也以發汗藥皆有桂枝之甘而言

之則此條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者乃承上二條復又通以得湯則嘔之甚者言而深寓戒警之意也逆者言轉於道也蓋不通人之性氣而逆治則亦適足以致病而生變故曰為逆也必吐下者言水藥既不得入口則胃已傷若仍與前湯而重傷則必致大壞大壞則大亂夫胃中府也苟大壞亂則不惟復上逆而仍嘔吐必將下加走泄而增瀉利矣不止蓋甚言害大以深著致戒之意也

八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原中風傷寒之所以始以要其所以終之意凡在太陽皆惡寒也發熱惡寒者中風即發熱以太陽中

風言也發於陽之發起也言風為陽衛中之衛亦陽其病是起於陽也無熱惡寒者傷寒或未發熱故曰無熱以太陽傷寒言也發於陰者言寒為陰榮傷之榮亦陰其病是起於陰也七少陽之數也六老陰之數也陽數九為老七為少陰數老六而少八者陽道順陰道逆陽主進陰主退也愈瘳也風寒中傷人漸次人身六經之位而傳進以一日一經言之中風六日經雖傳遍必七日陽進而病自愈者陽主生也傷寒六日經傳遍陰退極病乃愈者陰主殺也然則中風傷寒之所以為病其始也各從其類而起其既也各得其數而愈二氣相因天人一致道妙自然其機如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醫有易道至哉言也孫思邈曰不知大易不足以言醫學者不可不察苟志於道不可不勉

九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

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傳音轉見第五問後做此此承上條下節之自愈者復申其已然者之義而又更著其未然者之治太陽頭痛首條已具言之此又獨言者舉大意也七日已上該六日而言也行亦傳也經盡謂傳遍也欲作再經謂病加進也鍼足陽明奪其傳路而過之也傳與陽明篇轉互音義猶古之驛傳今之遞書所也

十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太陽者盛陽也故王於巳午未經曰自得其位而起者此之謂也

士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此承上條復曉人以病解之機煩字从火从頁說文頁頭也然則煩者熱悶而頭痛之謂也先煩邪欲出而與正分爭作汗之兆也乃有汗謂不如此則汗不得出也脈浮邪見還表也汗出邪出也解者邪散而病去也

士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

桂二兩

桂枝加桂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桂二兩成五兩餘依桂枝湯法

令平聲少去聲上衝之上上聲此又承上條復著
不喻者妄意攻之之變與其救變之治也燒鍼者鍼
性寒必須先燒使之溫而後可用也被寒言寒遂從
鍼穴反得又入也核謂鍼穴處肉變紅腫高起如核
也奔豚腎之積名也氣從少腹上衝心奔豚證發作
之狀也蓋人之素有腎積者因鍼穴處寒得入之其
積遂發則氣自少腹上逆而衝心狀若驚豚突前而
奔走故曰奔豚也灸其核上者所以散其寒也與桂
枝湯者解其欲自解之肌也加桂者桂走陰而能伐
腎邪故用之以泄奔豚之氣也然則所加者桂也非
枝也方出增補故有成五兩云耳加減諸方經止
云加減原無載方舊本後人增補成方類附卷末而
多謬誤今依增補校勘移就各該法下以使用者不費尋討云

十三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此與前第二條文雖差互詳畧而證治則一前條有脈無頭痛以揭病名此有頭痛無脈以言治互有詳畧耳無異殊也蓋前條以為揭病名也故必言脈而後可以為得盡其詳以頭痛已見於首條之太陽病也故可得而畧焉此以從泛言而論治也故雖不言脈不足以為畧詳及頭痛者以前條既遺此申之所以為互相發明之意也

桂枝湯方見前下同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亦申上條而釋之與前第三條中釋第二條之意同第三條言陽浮而陰弱此言榮弱衛強衛強即陽浮榮弱即陰弱彼此互言而互相發明者也救者解救救護之謂不曰風邪而曰邪風者以本體言也

五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
與桂枝湯則愈

此乃默喻人以救服湯不如法發汗不如經因而生
變者之微旨讀者當以意逆斯則得之毋徒影射可
也蓋桂枝全在服法發汗切要如經若服不如法汗
不如經經曰病必不除豈惟病不除風愈得入而變
愈劇所以反煩反轉也言轉加熱悶也先刺風池風
府者預為杜塞風之門路也風池二穴在耳後陷者
中按之引於耳中手足少陽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
之四分風府在頂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大筋內
宛宛中督脈陽維二經之
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

六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外證未解謂頭痛項強惡寒等猶在也浮弱即陽浮而陰弱此言太陽中風凡在未傳變者仍當從於解肌蓋嚴不得下早之意故下條云

士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

宜桂枝湯主之

下去聲後皆做此此承上條當汗解之旨更併下早之禁而申言之重致丁寧之意也下通大便也亦謂政裏是也夫所謂治病之道者即其病之所在從而療理之求所以去之之謂也病在東而療西欲其去也其可得乎蓋風寒者外邪也皮膚肌肉者人之外體也外邪外入猶在外體汗之所以逐其還復外散則於理為順而於道為合也下而通大便通府也府內也病在外而求之內欲何求哉於理則不順故

於道則顛倒諄戾而謂為逆也經曰從外而之內者治其外正謂此也故上下條反復深致戒謹如此

大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反音板下微此復亦反也此總上二條而申釋之重致反復丁寧戒謹之意

大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風家謂中風之病也表外證也解罷也了了猶惺惺也言中風之病外證俱罷大勢已除餘邪未盡猶未復初也十二日經盡之時也言至此時則餘邪當悉去而初當復也蓋曉人當靜養以待勿多事反擾之

意素問曰食養盡之母使
過之傷其正也此之謂也

二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
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方

猪苓

十八銖
去皮

茯苓

十八銖

澤瀉

一兩
六銖

白朮

十八銖

桂

半兩

右五味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多服煖水汗出

愈

散上聲和去聲 此太陽中風失於未治久而入裏
之證蓋中風發熱必自汗出六七日不解出為過多

可言也煩者汗出過多亡津液而內燥也表以外證未罷言裏以煩渴屬府言欲飲水者燥甚而渴希救故也吐伏飲內作故外者不得入也蓋飲亦水也以水得水湧溢而為格拒所以謂之曰水逆也澤瀉長於行水由其鹹寒能走腎也術性最善勝濕以其苦甘而益脾也二苓淡滲利水以滋乾桂擅辛甘祛風而和表然術與澤瀉有苓事也桂與苓者豈非以其走陰而致師邪謂五苓散兩解表裏而得汗者裏屬府府者陽也表本陽所以一舉而兩得故曰汗出愈也

術上不當有白字說在本草鈔術條下是書編始於叔和叔和有脈經脈經術上皆無白字足可徵也然則白為後人所加明甚嗚呼一字之加雖微自夫執方者視之為禍後世甚大所謂殺人以政無異於刃者此不殆有甚耶

主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
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
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氣湯

桃仁承氣湯方

桃仁

五十箇
去皮尖

桂枝

二兩
去皮

大黃

四兩

甘草

二兩
炙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
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去上皆上聲內音納更下先皆去聲合音鵠後皆微
此熱結膀胱即下條太陽隨經瘀熱在裏之互詞

狂心病也。心主血而屬火。膀胱居下焦而屬水。膀胱熱結水不勝火。心火無制則熱與血搏不自歸。經反侮所不勝而走下焦。下焦蓄血心雖未病以火無制而反侮所不勝故譁亂顛倒。語言妄謬與病心而狂者無異。故曰如狂也。血自下則邪熱不復停。故曰愈也。少腹指膀胱也。急結者有形之血蓄積也。桃仁逐血也。桂枝解外也。硝黃更堅而蕩熱也。甘草甘平而緩急也。然則五物者太陽隨經入府之輕劑也。先食謂先服湯而飲食則續後進也。

三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胃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抵當湯方

水蛭

三十箇熬

蠱蟲

三十箇熬去足翅

大黃

兩

桃仁

二十箇去皮尖

右四味為散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

再服

少下血不下之下抵當之當皆去聲瘀影據切去上聲此承上條而復以其較重者言詳其義變制以

出其治上言不解此言表證仍在上言當先解外此言脈與反不結胃發狂則主血之心亦病而重於如狂鞭滿即急結皆上條變文之互詞小便利者也所以
下血言不自下者當須下之皆互相發明者也所以
然者至末結上起下以發出治之詞裏膀胱也府也
故曰隨經瘀血氣壅秘也抵至也水蛭蠱蟲攻堅而

破瘀桃仁大黃潤滯而推熱四物者雖曰比上則為較劇之重劑然亦至當不易之正治也

三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
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此總上二條而分曉之以決言抵當為的於用之意黃瘀熱外薄也小便不利以下承上文以辨白上二條而分別之也諦審也言如此則為血證審實無復可疑必須抵當者乃其的對勉人勿貳之意也

四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燥音埽乾音干令字讀平聲傷寒宜發汗發汗則病解中風宜解肌發汗則變生然則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者中風誤於發汗變也胃中乾者汗出過多亡津液也煩燥者乾則燥燥則熱熱則煩也不得眠者胃為陰乾則不足不足則不和所以不得眠也素問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欲得飲水者熱思涼而燥作渴引水以自救也少少與者胃屬土土乾固燥得水則潤潤則和和則萬物生所以愈也不然多則滂滂則反為土所惡矣若脈浮言或不即愈而脈又轉單浮之謂浮則邪見還表可知矣小便不利土乾則水竭也微熱邪還表則病已減故熱亦輕也消言飲水而小便又不利則其水有似乎內自消也渴言能飲且能多也五苓散者導濕滋乾功兼其全也乾得滋而濕得導則熱不期退而自退病不言愈而愈可知此又用五苓之一義也方見前

五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
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悸其季切眩暈切潤日倫切振平聲擗滂吉切
此舉下篇首條末後為逆之一節更互其詞以詳其
義出其治以救其逆蓋太陽中風誤服大青龍而致
逆之救法也發汗而病不解者其為誤汗可知也仍
發熱言汗雖出病依舊在也悸怔忡也眩昏暈也潤
脈動也振振振作也擗拊心也言心怔忡而頭昏而
暈肉脈而動手拊心而無何可奈何奈厥逆筋惕肉
瞤之互詞也夫太陽中風陽浮陰弱汗出惡風例雖
名曰發汗義則實在解肌解肌者桂枝湯也法曰遍
身染熱微似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
苟至流漓豈惟病不除多見亡陽而虛甚也微弱與
浮弱大畧相彷彿亦互文也汗出惡風桂枝證也服

大青龍勢必流滿可知仍發熱翕翕不除而變甚也
厥逆而至於振振欲擗地嗇嗇漸漸變劇也病變劇
矣亡陽虛甚矣大敵在前良將重選是故茯苓行水
術性導濕濕導水行祖龍歸海也芍藥收陰附子回
陽陽回陰收鐵甲當關也生薑以醒其昏為救厥逆
之劇蓋龍之為龍方其旱也固奮然升天行雨以顯
諸仁及其滂也則又愔然蹈海潛淵以藏諸用行雨
者致水也潛淵者伏水也然則水也者龍之所以神
其變化者也而真武者則又專位乎北而為司水之
神也龍既不能外水以自神水又必由真武以神其
主大哉青龍吾知其不能不降於真武矣道之所符
而自然之驗固如是夫是故誤服神湯而變劇者必
有神湯而後救也神乎神乎聖而不可知之之
謂此非細義讀者最宜致思方見少陰篇

六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

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桂枝加附子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附子三枚餘依桂枝湯法

此亦太陽中風誤汗之變證發汗遂漏不止者由反
治所以汗反出而勢不容已也惡風者太陽中風本
自汗出腠理疎而惡風既漏不止則亡陽亡津液亡陽則
愈甚也小便難者汗漏不止則亡陽亡津液亡陽則
氣不足亡津液則水道枯竭且小便者膀胱所司也
膀胱本太陽經而為諸陽主氣氣不足則化不行也
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脾統血而主四支胃司津液
而為之合津液亡而胃不足則脾亦傷而血亦虧血
氣虧澀筋骨所以不利也夫固表斂液無出桂枝之
右矣而欲復陽益氣所以有附子之加焉然三枚蓋

出於增補非經之
本文用者宜參酌

亡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
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
子湯主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

二兩炙

附子

二枚炮去皮臍破

白朮

二兩桂枝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
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

宜服六七合為妙

搏定文切劇羣吉切去溪矩切 搏祝聚也言風與濕祝合團聚共為一家之病也有本來感受天地之風濕而為風濕相搏者有傷寒發汗過多衣被不更變而致成風濕相搏者三者所受之因雖殊而其為病則一故其為治亦皆大畧相同此蓋以中風之風濕相搏而言煩風也痛濕也風淫則掣濕淫則痛風濕之邪注經絡流關節滲骨髓四體所以煩疼掣痛而不和也近之則痛劇者外邪客於內迂之則逆也短氣者汗多亡陽而氣傷也惡風不欲去衣者以重傷故惡甚也或未定之詞身微腫濕外薄也不外薄則不腫故曰或也甘草益氣和中附子溫經散濕术能勝水燥脾桂枝祛風固衛此四物者所以為風濕相搏之藥也

二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薰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衄疑木切譫素問作譫與詹同下倣此
強奪而取之之謂劫邪風被火熱承上起下之詞言太陽中風不當如此治故曰失其常度著其變以致戒之意也
兩陽謂風火也黃脾土之色也脾主肌肉邪熱甚則土燥故色顯然著見於外也陽盛陽以氣言火能助氣故盛也欲衄待衄未衄之詞陰虛陰以血言熱則

耗血故虛也小便便血液之類也血耗故難也然火能助氣過則反敗氣所以陰陽俱虛竭言血氣俱虧乏也身體則枯燥承上文而言虧乏之微也劑齊分也言汗自頭出至頸自頸齊分還而不下靈樞曰諸陰脈皆至頸胷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然則是乃陽有汗而陰不汗也腹滿邪內實也微喘熱攻於肺肺受薰蒸而氣促急也口乾陰虛而津液不足也咽爛炎蒸而成腐壞也或不大便言津液不足有時或則便艱也讖語寐中多言妄語蓋言出於心火盛血衰心虛而神亂也熾火熾而氣逆也手足為四肢乃諸陽之本陽邪盛甚氣亂神昏所以疾動而不寧也小便利者反上文陰虛小便難而言利則陰未甚虛陰未甚虛則陽猶有可

以回之者所以為可治也

元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不解必清血

名為火邪

清與園同 熏亦却汗法蓋當時庸俗用之燒坑鋪陳灑水取氣臥病人以熏蒸之之類是也躁手足疾動也到猶言反也謂徒躁擾而反不得解也清血便血也汗為血之液血得熱則行火性大熱既不得汗則血必橫溢陰盛者所以下園也

三太陽病二日反躁反尉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艱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

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尉俗作熨穀與硬同下利下流之下去聲數音朔
二日當傳之時也反躁欲傳也尉其背亦火劫汗法
也大汗出者諄道以治故出驟也大熱邪熱與火熱
相搏也入胃胃屬土故火邪先之也水竭火盛則水
涸也躁煩譫語皆內熱也十餘日過經同也振鼓戰
慄悚縮作欲解之先兆也下利陰虛而津液偏於下
走也欲解待解未解之詞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
至大便艱一節乃承上文說猶未解之意言振慄若
是作汗則熱散而病解今自利津液又偏於下泄胃
中又不足所以待解不解汗不到下體乾而不得小
便陽氣不下通反上逆而嘔失猶言不也溲小便也
足下惡風無陽以為衛護也大便秘無津液以為潤
送也小便當數而反不數至末是反上文又說要解
的意蓋言以人之津液偏滲而論之大便秘既艱則小

便當多而頻數故以不數為反既反不數則津液又當回於胃中可知也及言待及津液由此而回足則大便秘得潤而當出出多者以待則久久故多也卓特也頭特然而痛陰氣上達也足心必熱陽氣下通也穀氣食氣也言待解未解以來為津液又不足陽不下陰不上是以猶不解今陰上達而頭獨覺痛陽下行而足心則熱者以胃中津液回足大便潤而得出食氣已下行也病雖不言解而解之意已隱然見於不言之表矣讀者當自悟可也

主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

吐之所致此為小逆

此原病變由於誤治因復推其未為大過亦嚴戒警
之意闕上脾胃之部位也細則為虛數則為熱所以
知其誤於吐也一二日言病之初猶在太陽也腹中
饑陽能化穀而吐後胃虛也口不能食胃受傷也三
四日病在陽明也欲食冷食陽明惡熱也朝自寅至
辰少陽之王時少陽未病故飲食如常也暮自申至
戌陽明之王時陽明胃傷故當其時則吐也小逆言
證未甚變邪未亂傳但以吐傷其胃氣致使止妨於
飲食所以猶得為小逆也然逆雖曰小
君子必求無逆而後可是故致成如此

三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
衣此為吐之內煩也

此亦誤吐之變證不惡寒不欲近衣言表雖不顯熱而熱在裏也故曰內煩內煩者吐則津液亡胃中乾而熱悅內作也

三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飲水多而心下悸者心為火藏水多則受制也小便少則水停所以裏急也

三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漿漿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鞅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十棗湯方

芫花

熬

甘遂

大戟

大棗

十枚
擘

右上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下利下少之下更皆去聲羸音雷養上聲乃可攻之已上喻人勿妄下早之意藜藜汗出至短氣言證雖有裏猶未可下直至汗出不惡寒方是承上起下言當下以出其治然下之為下義各不同此蓋邪熱

伏飲搏滿胃膈與結胃雖涉近似與胃實則大不相
同故但散之以芫花達之以甘遂瀉雖宜苦用則大
戟勝之必甘湯斯大棗是皆蠲飲逐水之物而用情
自爾殊常羸瘦劣也糜粥取糜爛過熟易化而有能
補之意

三矣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
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

四兩
去皮

甘草

四兩
炙

白朮

三兩

人參

三兩

乾薑

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

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數讀遲數有命之數音速數下利下之下去聲數
言失於急遽下之太早所以原反而為反之互詞也
協互相和同之謂言誤下則致裏虛外熱乘裏虛而
入裏裏虛遂協同外熱變而為利利即俗謂泄瀉是
也不止裏虛不守也痞鞭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否
塞而不通也以表未除也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裏下
虛也故用理中以和之乾薑能散痞鞭之功甘草
亦有和協熱之用是故方則從理中加桂枝而易名
義則取表裏期
兩解之必効

三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
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

半斤

黃連

三兩

黃芩

二兩

甘草

二兩

炙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

去滓分溫再服

此與上條因同而變異利遂不止已上與上條上節兩相更互發明之詞脈促已下言變殊故治異也促為陽邪上盛陽主表故為表未解之診喘汗者裏虛陰弱而表陽不為之固護也夫表未解而利則屬胃有陽明之分也故肌之當解者從葛根以解之以喘汗不獨表實而有裏虛也故但從中治而用甘草以和之然利與上條同而上條用理中者以痞澁也此用苓連者以喘汗屬熱為多也然則四物之為用其名

雖與上條殊其實
兩解表裏則一耳

三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
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下去聲上上聲 氣上衝者陽主氣而上升風屬陽
所以乘下後裏虛入裏而上衝也但上衝而不他變
則亦有可下之機而不足為大誤然終以不先解表
故有上衝之逆故曰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言以桂
枝湯與前番所下之湯法合湯再行表裏兩解之如
桂枝加大黃之類是也若不上衝則非陽邪可知故
曰不可與之

三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胃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

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桂枝去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一味餘依桂湯法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附子一枚

下去聲去上聲 凡下而證變者皆誤下也胃滿者陽邪乘虛入裏而上搏於膈也用桂枝者散胃滿之陽邪也去芍藥者惡其走陰而酸收也微惡寒陽虛也加附子回陽也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佳一本作仁

此揭言陽邪作喘治法之大要

單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

湯主之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箇餘依桂枝

湯法

此詳上條而重出喘者氣奪於下而上行不利故呼吸不順而聲息不續也蓋表既未罷下則裏虛表邪入裏而上衝裏氣適虛而下奪上爭下奪所以喘也然微者言氣但虧乏耳不似大喘之氣脫也以表尚

在不解其表則邪轉內攻而喘不可定故用桂枝解表也加厚朴利氣也杏仁有下氣之能所以為定喘

當加之

要藥

四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竝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胃煩面色青黃膚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復下之下去聲 此言病變由於誤治而明可愈不可愈之分以見道本自然人不可苟之意上原初誤痞言再誤表以誤汗言裏以誤下言故曰俱虛陰指裏陽指表無陽以俱虛言也陰獨謂痞也青黃脾受尅賊之色微黃土見回生之色手足溫陽氣回於四末也言既經反覆之誤又見尅賊之色肌膚潤動而

不寧則脾家之真陰敗而為難治今則土見回生之色四末得溫胃家之真陽復故為易愈也然則均誤也如彼變則難如此變則易自然而然所謂道也雖有智者豈能加毫末是故君子慎其初以求盡道不苟道以罔人
小人反是

四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胃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胃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凡在太陽皆表證也誤下則變亦有亂生而不可以一途拘者促為陽邪上盛陽盛於上而不結胃則邪

必待散而欲愈可知浮為熱在上焦下後脈浮則邪熱上搏必結於胃可診緊則寒邪客於下焦下焦有少陰少陰之脈循咽夾舌本客邪為熱循經而上衝所以知必作咽痛也弦為邪搏少陽少陽之脈脇所以知兩脇必拘急也細數者邪氣因循而欲傳故知頭痛未止也沈緊有寒氣也故氣上逆而必欲嘔沈滑邪干水分也故必協熱作利浮滑氣傷血分也故知必致下血夫以病在太陽一誤下之餘而其變亂有如此者是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四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

氣躁煩心中懊懷陽氣內陷心下因鞅則為結胃大陷
胃湯主之若不結胃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
不利身必發黃也

大陷胃湯方

大黃

六兩
去度

芒硝

一升 甘遂

一錢
另末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
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慎影考切懷音農 太陽之脈本浮動數者欲傳也
浮則為風四句承上文以釋其義頭痛至表未解也

言前證然太陽本自汗而言微盜汗本惡寒而言反惡寒者稽久而然也醫反下之至大陷胃湯主之言誤治之變與救變之治膈心胃之間也拒格拒也言邪熱入膈膈氣與邪氣相格拒而為痛也空虛言真氣與食氣皆因下而致虧損也客氣邪氣也短氣真氣不足以息也懊懷悔恨之意心為邪亂而不寧也陽氣客氣之別名也以本外邪故曰客氣以邪本風故曰陽氣以裏虛也因而陷入故曰內陷陽性上浮故結於胃以胃有凶道而勢大也故曰大陷胃湯芒硝之鹹更其堅韌也甘遂之甘達之飲所也然不有勇敢之才定亂之武不能成二物之功用故以大黃之將軍為建此太平之主將若不結胃至末以變之亦有輕者言蓋謂邪之內陷或不結於胃則無有定聚但頭汗出者頭乃諸陽之本陽健其用故汗出也餘處無汗者陰脈上不過頸陽不下通陰不任事故汗不出也小便不利者陽不下通陰不任事化不行

而濕停也濕停不行必反滲土而入胃胃土本濕得
滲則盛既盛且停必鬱而蒸熱濕熱內發色必外奪
身之肌肉胃所主也胃土之色黃所以黃發於身為
可必也發黃可必而不言其治者以其有條也學者
從其類以求
之則道在矣

留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
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
者大陷胃湯主之

晡時孤切 此明結胃有陽明內實疑似之辨晡日
加申時也小有言微覺有也蓋不大便燥渴日晡潮
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皆似陽明內實而涉疑
且變因又同惟有小潮熱不似陽明之甚可以辨差

冬必欬嗽冬傷於寒春以
經百世不易之定論然而
各於其時而各病其病也
而亂病者歲歲比比然也
四病之故者必不能外
君子道其常而善學聖
經聖人之糟粕必求聖
之外而後聖人之道明
吳結胃者項亦強如柔症
大陷胃丸方

大黃

半斤

葶藶

半斤

芒硝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

分苟非義精見切鮮有不致誤者所以陽明必以胃家實為正而凡有一毫太陽證在皆不得入陽明例者亦以此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司命君子臨此任而無此心者難以與言仁也

豈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胃病發於陰而反

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胃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反音板 此原結胃與痞之因發於陽發於陰見第八條結胃大抵以結韋高當於胃為名痞者否塞於中而以天地不交之否為名病發於陰而反下之不言熱入與末後申明上句而不及下句者皆欲人同推也然發於陽而下之早者未嘗無痞發於陰而下之早者亦有結胃疾病之機每多不期然而然蓋出於反常之變良由人之氣稟不齊事物之交不一如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

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法

王氏曰瘕當作瘕羣竝者言變制以出其治夫勢必常昂有反張之疑至劇辨之不可不明治甘遂前有之矣葶藶有白蜜甘而潤導滯最為湯力有加焉此誠因病良規譬則料敵添兵之

豈結胃證其脈浮大者不

病溫此固聖人論道之常
今之病四病者而觀之必
千百一二不拘於時雜錯
不言四病之故則已有言
王人之經而異其說也是故
者則曰文載道之共也六
之情於言語文字
似學仲景不可不勉

八下之則和宜大陷胷丸

半升杏仁半升去皮
尖熬黑

七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

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
升下更服取下為効禁如藥

以餘做此此以結胃之劇
不結鞭於胃俯則礙而不利
以如柔瘕狀之謂也蓋病已
一不可不審是故大黃芒硝
以飲之能杏仁以下氣為用
以名曰丸猶之散耳較之於
以算則勝之

可下下之則死

此示人馮脈不馮證之要旨戒人勿孟浪之意夫結胃之為陽邪內陷法固當下下必待實浮為在表大則為虛浮虛相搏則表猶有未盡入而裏未全實可知下則尚虛之裏氣必脫未盡之表邪皆陷禍可立至如此而命盡謂非醫咎何是故致戒也

四結胃證悉具煩燥者亦死

悉具其候皆見煩燥津液竭也津液竭者不可下下證具矣不下不可下之不可不死而何

四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

冒昏蒙言邪蒙蔽而外蔽也汗出則邪散故表和也
得謂知則得之也裏以二便言蓋邪無定聚或前或
後難以定擬故曰得舉大意而不出
方不出方者以未得則方無可出也

五天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

得小便利必自愈

亡無通後皆倣此復之為言反也未汗而下謂之
反下已下而汗謂之反汗既反下又反汗謂之重亡
津液津液重亡則小便少應不利非病變也故曰勿
治言若治之以利其小便則小便無可利者不惟無
益而反害害則轉增
變矣亦戒慎之意

五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

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
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先汗出脈經作先汗之此槩舉汗下之大旨以為
訣人用治之要法夫病而至於脈陰陽俱停則氣血
轉和無相勝負可診矣然猶必先振慄乃得汗出而
後始解者則其人本虛可知也但陽脈微先汗出而
解者蓋經曰陽虛陰盛汗出而愈是也但陰脈微下
之而解者難經曰陽盛陰虛下之而愈是也滑氏曰
受病為虛不受病為盛唯其虛也是以邪湊之唯其
盛也是以邪不入即外臺所謂表病裏和裏病表和
之謂學者玩味而有得焉則於治也思過半矣

至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

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中去

聲

三日傳過三陽之時也壞言歷遍諸治而猶不愈則反覆雜誤之餘血氣已憊壞難以正名名也不中猶言不當也末三句言所以治之之法也蓋既不可名以正名則亦難以出其正治故但示人以隨機應變之微旨斯道之一貫斯言盡之矣蓋亦聖門傳心之要義輪扁所謂疾徐若甘應手厭心者不可以言傳不猶是夫善學者必體而自得師焉則所謂三百九十七一百一十三者可以應病變萬有於無窮矣豈惟活中風傷寒云乎哉

五三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

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大柴胡湯方

柴胡

半斤

黃芩

兩三

半夏

半斤

芍藥

兩三

枳實

枚四

大黃

兩二

生薑

五兩切

大棗

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

日三服

過平聲下同 過經與壞同不知何逆而二三下之適所以致逆耳故曰反也柴胡證仍在者言下而又

下陽明雖未見傷而邪在少陽者亦未見除也先與小柴胡者和之之意也嘔不止鬱鬱微煩者邪擾二陽故曰未解也大柴胡者有小柴胡以為少陽之主治用芍藥易甘草者以鬱煩非甘者所宜故以酸者收之也加枳實大黃者蕩陽明之鬱熱非苦不可也蓋亦一舉而有兩解之意

五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胃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胃中痛微澹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胃中痛邪在膈也若曾極吐則應有心下溫溫欲吐何也以胃口已被吐傷邪熱上搏於膈反欲吐而不

得吐也腹微滿鬱鬱微煩邪在胃也若曾極下則應大便微澀何也以下則胃虛邪雖實於胃大便反不能結穀也故曰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言當蕩其熱以和其胃也不爾言未極吐下也但欲嘔至未申明上文調胃承氣湯方見下篇

五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桂枝加葛根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葛根三兩餘依桂枝湯法

几音殊 几几鳥之翅羽者動則引頸几几然形容病人之頸項俱病者僂仰不能自如之貌蓋太陽之

脈下頸俠脊太陽之經其別者俠脊上項陽明之脈其支者從大迎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陽明之經其直者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頸上合於太陽故邪淒太陽則項背強如陽明則頸亦病故曰凡凡也反轉也言太陽未罷汗轉出不已而惡風猶在也以太陽尚在故用桂枝為主方以初有陽明故加葛根為引用蓋葛根者走陽明之經者也然則桂枝加葛根之所以為湯其太陽陽明差多差少之兼解歟舊本以葛根湯方為增補謬甚今依經文桂枝加例補注太陽一經分榮分衛桂枝麻黃所以同主一經陽明少陽經絡藏府耳葛根柴胡所以各專一經矣

矣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

之

葛根加半夏湯方

於葛根湯方內加半夏半升餘依葛根湯法

合見答切 合之為言相配偶也輕重齊多少等謂之合蓋陽明切近太陽所以合也不下利乃對中篇必自下利而言兩相反之詞所以為彼此互相發明以見中風傷寒之分別也嘔大吐也蓋太陽膀胱也膀胱主水陽明胃也胃主飲風邪屬陽陽主氣陽邪協氣泛溢水飲而上湧得逆則與俱出此吐之所以為嘔太陽陽明相合而為一家之證也桂枝葛根散風而解肌太陽陽明之的藥也半夏辛溫散氣而蠲飲主除熱堅而止嘔也然所謂葛根加者其葛根湯得非承上條而言指桂枝加葛根之葛根與其無麻黃殊為允當也用者請更參詳不浮沈於謬訛何如

若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胃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椎與槌同俞靈樞作膂音庶併猶合也彼此相兼合而有輕重多寡之不同謂之併蓋少陽問陽明去太陽遠故但兼併也頭項強痛見首條眩目無常主而旋轉也冒昏蒙不明也二陽之脈起於目二督風能羊角旋而善隱蔽少陽屬木故得之則眩太陽屬水故受之則冒或與時互言也少陽之脈絡脇而太陽內陷則為結胃雖非內陷然以併入則幾於陷矣故有時或似結胃而心下痞鞭非謂真實常如此也然胃乃陽明之部分太少併陽明不言而可知矣肺俞在背第三椎下兩傍肝俞在第九椎下兩傍皆俠

脊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肺俞留七呼肝俞留六呼夫肝與膽合刺肝俞瀉少
陽之太過也而肺與膀胱非合也刺肺俞其以膀胱
為津液之府氣化出焉肺主氣故刺之以通太陽膀胱
之氣化與不可發汗者以不獨太而有少少陽無
發汗法也識語者心火熾而胃土燥也木火通明故
木盛則火熾所以弦脈偏
見也期門見第六十四條

兵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鞅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
俞肝俞慎勿下之

此承上條而又以勿下再出以明汗下俱不可行通
下文所以為詳悉一證之意也蓋太少併病則五合
之表裏俱傷而邪無定聚汗則偏損表下則偏虛裏
所以兩皆不可也頸項亦頭項之互詞上條言眩冒

此有眩無冒
差互詳畧耳

五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胃心下鞅下利不止
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此又承上條出其誤下之變三條一證互發前條言
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則是譫語脈弦者誤
汗之變也上言慎勿下之末言下之之變然則此條
反下者以上條誤下之變言也結胃即下後陽邪內
陷之結胃下利即腸熱之下利水漿不下心
煩結胃下利兩虛其胃也末後疑有脫簡

六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胃脇若滿默默不欲飲
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

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

小柴胡湯主之

小柴胡湯方

柴胡

半升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半夏

半升

甘草

三兩

生薑

三兩

大

棗

十二枚

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

服一升日三服

欬溪介切 此少陽之初證叔和以無少陽明文故
猶類此凡如此者今皆從之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

寒熱互文也言傷寒與中風當五六日之時皆有此
往來寒熱已下之證也五六日大約言也往來寒熱
者邪入軀殼之裏藏府之外兩夾界之隙地所謂半
表半裏少陽所主之部位故入而併於陰則寒出而
併於陽則熱出入無常所以寒熱間作也胃脇若滿
者少陽之脈循胃絡脇邪湊其經伏飲搏聚也默靜
也胃脇既滿穀不化消所以靜默不言不需飲食也
心煩喜嘔者邪熱伏飲搏胃脇者湧而上溢也或為
諸證者邪之出入不常所以變動不一也柴胡少陽
之君藥也半夏辛溫主柴胡而消胃脇滿黃芩苦寒
佐柴胡而主寒熱往來人參甘棗之甘溫者調中益
胃止煩嘔之不時也此小柴胡之一湯所以為少陽
之和劑與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脈經作中
風往來寒熱傷寒五六日之後心煩作煩心心下作
心中身有
作外有

後加減法

若胃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一枚

煩熱悶也去人

參熱聚而悶不宜固氣也不嘔無伏飲以為逆也去半夏既無伏飲為逆不須辛散也枳實者寒以泄

熱苦以散滿也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枳實

根四兩

渴津液不足也半夏燥津液故去之人參生津而止渴枳實根微熱而益津所以加之也

若腹中痛去黃芩加芍藥三兩

腹中痛血澀而內寒也黃芩苦堅而寒中

故去之芍藥通宣而愈痛故加也

若脇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四兩

脇下痞鞭邪熱伏飲搏聚為實也去大棗甘能聚氣而令人中滿也加牡蠣鹹能更堅而上除寒熱也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悸心動也水停

心下則悸所以小便不利也腎主水黃芩堅腎腎堅則水愈蓄故去之茯苓利竅竅利則水滲泄故加之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兩溫覆取微似

汗愈

不渴津液無虧也故不須人參以為潤外有微熱表未全罷也故加桂以解肌

若欬者

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欬氣逆而欬也

去人參大棗者甘能益氣也水寒室氣則欬本方有半夏水可燥也寒宜熱散故易生薑以乾薑之熱散

其寒也然欬屬肺肺欲收加五味子者酸以收之也太陽一經惟榮衛之不同所以風寒分異治陽明

一經雖屬經絡藏府最為切近太陽榮衛之道在通風寒之辨尚嚴少陽一經越陽明去太陽遠榮衛無

相關經絡藏府而已經絡藏府無不同者經絡藏府間風寒無異治經以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交互為文者發明風寒至化同歸於一治也斯道之精微其在於斯乎

六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此承上條申言辨說少陽一經為病之大意

六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已畢也渴亦柴胡或為之一證然非津液不足水飲停逆則不渴或為之渴寒熱往來之暫渴也今服柴胡湯已畢而渴則非暫渴其為熱已入胃亡津液而渴可知故曰屬陽明也

六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

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柴胡病不罷言病雖不解亦不他變則宜再行和之可知也故曰復與柴胡湯蒸蒸而振作戰汗也必如此而後解者以下後裏虛故也此與中篇第五十五條互義

畜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胃脘下滿如結胃狀讖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發熱惡寒即下文續得寒熱經水適來婦人血為主臨經不臨經邪熱內鬱迫血妄行多則因而適然錯來也七八日邪當入裏之時故外熱除而脈遲表罷而身涼也如似也言變胃脘下滿其狀有似下後陽

邪內陷之結胃而臟語蓋雖非反下而經水之不當來而來猶之反下而然也血室榮血停留之所經脈集會之處即衝脈所謂血海是也其脈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夾臍上行至胃中而散故熱入而病作其證則如是也期門二穴在不容兩傍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肝納血故刺期門所以瀉血分之實熱也

空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上條適來此言適斷反覆更互詳言也續謂續後得也寒熱以往來寒熱言與上條惡寒發熱意同適斷

言值經水正來適然又斷止也熱入血室與上證同而義異適來者因熱入室迫使血來血出而熱遂遺也適斷者熱乘血來而遂入之與後血相搏俱留而不出故曰其血必結也如瘧狀申釋寒熱也上言利此出小柴胡皆互相發明也

突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痛當作病此總上二條而申明之以決言小柴胡湯為的於用之意血弱氣盡以經水之適來適斷言也腠理開邪氣因入以中風之熱入血室言也脇下者少陽之部分也邪傳少陽熱既入於血室而不出

則邪搏於脇下而不散明前條之如結胃狀也邪正分爭二句言正氣與邪氣併爭則寒熱交作分則退明上條之如瘧狀也默默不欲飲食者少陽經中或為之一證脾胃亦傷之故也藏府相連者以主熱入血室之厥陰肝與主往來寒熱之少陽膽言而明其義也夫以藏府論之心肺之配大小腸以言其居則有上下之遠隔腎配膀胱其相去則差別前後之分脾胃之為配合雖則皆位乎中亦是各開而不相著獨有肝之配膽乃得相連而不相離夫性必戀於婦所以陽邪之熱必下就而入於陰之血室陰主受故受其熱而通其往來所以謂之必必者定然之詞也邪高病下者言惟其邪乃陽邪陽上浮而居高惟其病在血室屬乎陰而低下往下來脾胃間中雖不受病未免受傷嘔之為嘔者此也然小柴胡湯者出表入裏往來寒熱之主治也而熱入血室者乃下往上來之寒熱似不相同亦以之為主治何也曰出入

上下雖不同其主往來為寒熱之少陽則一也邪屬少陽發表則無表可發攻裏則胃不可攻取之於血室則邪又結於脇下肝膽同歸一治婦道必從於夫故從少陽之小柴胡為解厥陰之血室乃主其夫婦之和而寒熱期之於必愈此熱入血室之為病所以決於用小柴胡而無貳也中篇末條與此互相發明下篇無出由此其推也然則婦人風寒為病之治其所以殊於男子者止惟如此乎曰非謂止於如此也謂大要差在血氣之分耳猶經以為治則一也觀熱入血室不外小柴胡一湯則他可知矣經之所以反覆詳明以示教豈非開諭後學當知致力於斯乎噫微矣哉

傷寒論條辨卷一